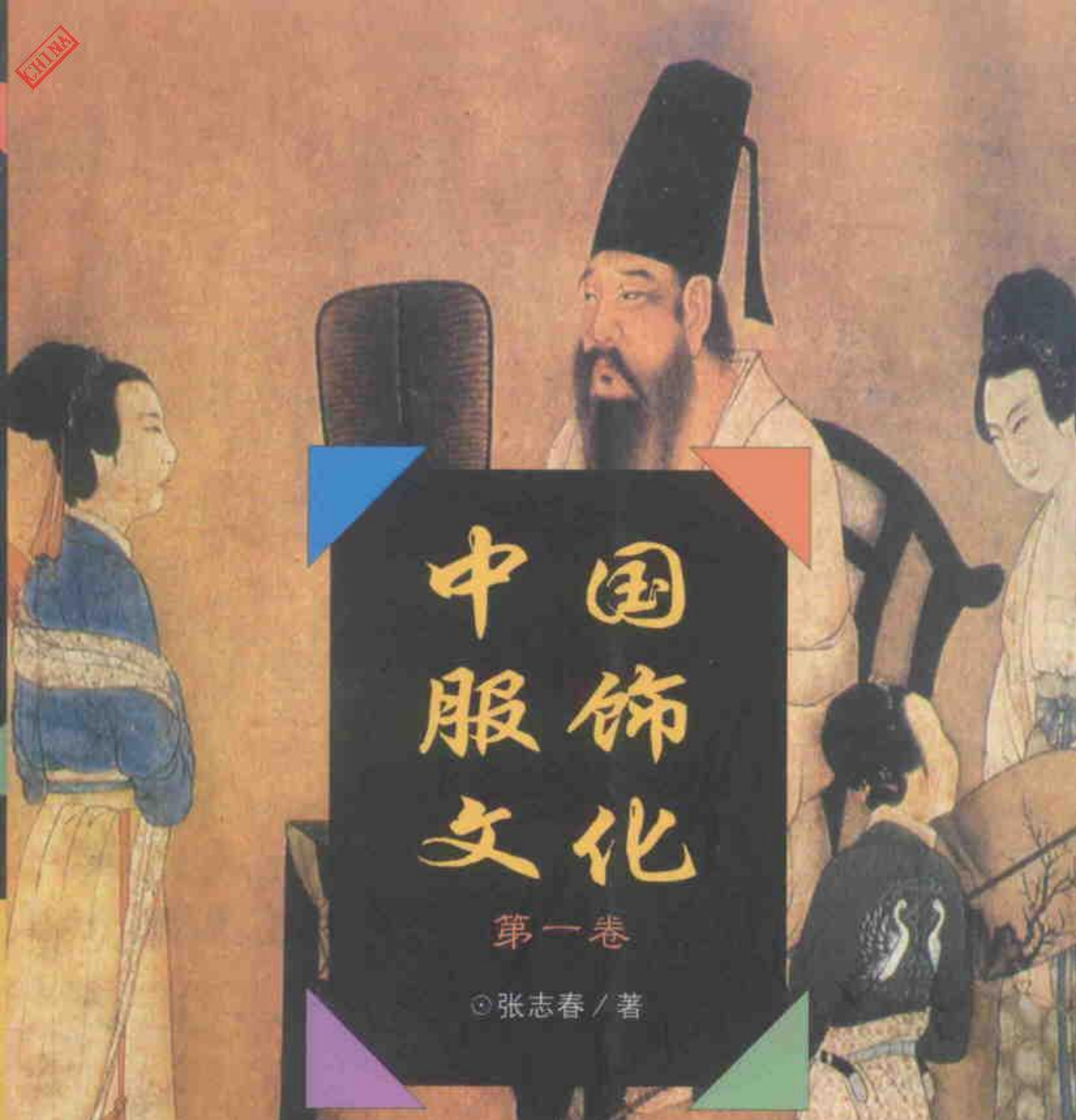


中国服饰文化

第一卷

◎张志春／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第一卷

中国服饰文化

张志春/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服饰文化.第一卷/张志春著.—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2

ISBN 7-5064-1938-6/TS·1454

Ⅰ.中… Ⅱ.张… Ⅲ.服饰-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Ⅳ.TS941.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361 号

责任编辑:唐小兰　　责任校对:余静雯

责任设计:胡雪萍　　责任印制:刘　强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东直门南大街 6 号

邮政编码:100027　电话:010—64168226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faxing@c-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2.25

字数:264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2.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CHINA

目　录

1　第一章　混沌世界　五彩迷离
——中华远古的服色演进

35　第二章　亦幻亦饰　人神合一
——图腾向人体装饰的渗透、转化与投影

67　第三章　具象与抽象:有意味的形式
——中华传统服饰图纹

107　第四章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周易》的服饰文化观念

137　第五章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三礼"与服饰

175　第六章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孔子的服饰理论与实践

213　第七章　被褐怀玉　养志忘形
——老庄服饰思想初探

247　第八章　取情以去貌　好质而恶饰
——墨韩的服饰文化观

283　第九章　齐民与俗流　贤者与变俱
——胡服骑射与孝文改制

307　第十章　严装·淡装·粗服乱头
——魏晋风度与服饰

343　第十一章　雍容大度　盛世衣装
——唐代服饰的文化探寻

379　后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混沌世界 五彩迷离

——中华远古的服色演进

众所周知，服色是服饰的三大要素之一。从古到今，人们对于服饰的最初印象与感受，首先是从色彩开始的。而对色彩的神秘感受，恰是中国服饰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

中华民族对于色彩的独特感知，始于地老天荒的原始神话时期。从原始蒙昧期到夏商周乃至秦汉时代，在那漫漫长途的色彩发现与感悟的审美历程中，中华民族有着从一到二再到四再到五的历史性色彩图腾崇拜式的演进。简单地说，一是红色，二是黑白二色，四是青红白黑四色，五是青红白黑黄五色。

一、洪荒时代的一色独尊：红色崇拜

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两万年左右，我们的先民，北京山顶洞人就对红色情有独钟。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有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据当事人记述：

> 发现了完整的人头骨 3 个、躯干骨一部分。在躯干骨之下有赤铁矿粉粒，还有装饰品和石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埋葬死者时洒赤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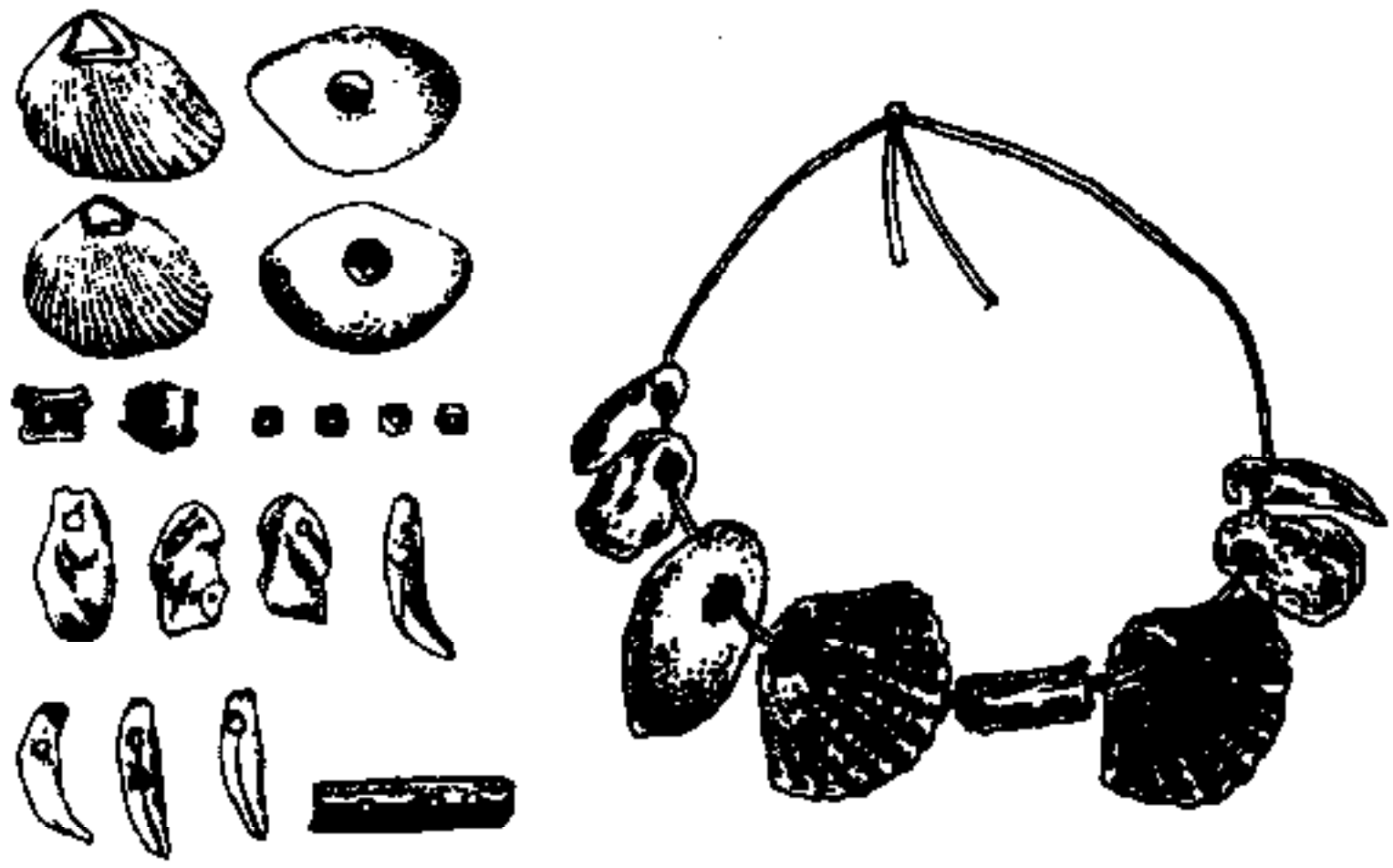
CHINA

矿粉的习惯。……在最下部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了一块人的上腭骨……装饰物外，我们还发现了鲕状赤铁矿碎块，其中有两块似人工从中间剖开，还可以合在一起。它们表面有并形的纹道，表明当时的人们从上刮下粉屑，当作颜料使用。因为我们发现一块椭圆形砾石，表面被染成了红色。另有一块鲕状铁矿石碎块，一头磨得很圆滑，很可能它被当作画笔使用过。(1)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远古的先民不仅用赤铁矿染红所有装饰品，而且在尸体周围遍撒红粉。这被考古学界美学界公认为是以红色为神圣之色的图腾现象。

并非仅此一例。在仰韶文化、青莲岗文化以及许多早期制陶文化中，最早出现的彩陶纹样是用红色的带纹和弦纹在饮食器具的口沿涂上一圈。这类纹样占早期彩陶的 90%以上，分布遍及今天的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湖北、四川等地，迁延时间约有千年。如山顶洞人那样在死者身上或墓穴里涂撒红粉，到新石器时代更为流行。如仰韶文化的元君庙墓葬中，尸骨涂抹的红色颜料历历在目。同时，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永昌鸳鸯池、胶县三里河、曲江石峡、黄梅塞墩、襄汾陶寺、西夏侯、柳湾等墓地，也先后发现尸骨上遗留有红色颜料。除尸体上撒抹红粉之外，不少墓葬填土中也掺入了红烧土颗粒，如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及大汶口王因、岗上、大汶口、西夏侯、景芝等墓地都是。如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 M29 是一座用红烧土铺砌墓底的土坑竖穴墓，墓内所葬一位

少女前额涂着大片红色颜料。有的却在葬具或随葬品上涂抹朱红，如大汶口文化呈子墓地的一些棺椁在底部涂有朱红色；大汶口墓地出土的一些龟甲也涂有红色……似乎成为强大的思维定势，似乎构成了悠久的传统。这就耐人寻味了：在那天地万物以自然生态存在的时候，天蓝蓝，地黄褐，云洁白，树青绿，可是我们远古先民为什么偏偏对红色情有独钟呢？



山顶洞人项饰品

事实上，这一远古之谜倘置于现在的环境下是很好理解的。科学实验证明，在各种色调中，红色更能给人视觉感官以较为鲜明强烈的刺激。西方一些色彩学家认为，任何一种颜色的华美程度都无法与红色相比的。无论是直接印象与感受，还是超越时空的想象与联想，都是如此。红色，尤其是橙红色，引起了歌德在《色彩学》中深深地感叹：

> 橙红色！这种颜色最能表现力气，无怪乎那些强有力的、健康的、裸体的男人都特别喜

> 爱此种颜色。野蛮人对这种颜色的爱好，是到处彰著的。

如果说对红色的爱好是一种原始的爱好，那么原始的爱好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现代自然也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表现。事实上，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谈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发现：

> 我们只要留神察看我们的小孩，就可以晓得人类对于这一颜色的爱好至今还很少改变。在每一个水彩画的颜料匣中，装朱砂红的管子总是最先用空的。

更多的资料告诉我们，不只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对红色情有独钟。格罗塞经过调查研究指出，在一些原始的土著人中，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当被接纳到成人行列时，在举行接纳仪式的庆祝宴会上，就要接受人们用红色给他画身，其他参加庆祝仪式的人们也要涂上红色，以此表示被接纳者的生命进入旺盛时期。同样，类似于山顶洞人的做法，世界不同地域的原始人也用这种颜色表示退出生命，如那林伊犁人在死后也用红色矿土来装饰尸体。

遍观全球，以喜爱红色作为参照的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早期印第安人常常把全身的皮肤画成红色，甚至连摇篮期的婴儿和幼童都抹这种颜色；新几内亚北部巴布亚人特别喜欢用一种名叫“刻刻维刻”的红色东西，他们将它烧热与椰油搅拌溶合后，便涂在身上；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中，米斯克部落和苏穆部落的妇女普遍用一种灌木的红色种子作颜料来画自己理想的图案；玻利维亚东部地区的妇女对红色也表现出了特别喜欢的感情……所以，美术界和美学界

都一致认为，红色是最受原始人青睐的色调。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介绍说：

> 布须曼人的画身很划一，他们全用红色矿土涂抹他们的颜面和毛发。在翡及安人中也可以发现许多种的颜色和图样。红色在此地也是最受欢迎的。

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说：

> 被称为最现代化的迷人之物——唇膏（它也是红色的），实际上它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冰川时期。许多史前岩洞中曾发现大小合适和有着尖端的唇膏标本。用唇膏来加深妇女嘴唇的玫瑰色，已有若干万年之久的历史了。

是否纯然美饰仍可存疑，但远古人类对于红色钟情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现代科学实验证明新生婴儿首先会对红色产生敏感产生注意，尽管生命个体的童蒙期与人类童蒙期的心理模式的某种同构关系使我们在联想、想象中有所感悟，尽管异域远古及现代的原始部落种种类似特征可以作为重要参照，但我们还是更愿意追溯既往，试图以最大跨度的联想与想象，来揣摸和理解地老天荒时代山顶洞人所关爱所依托所创造的形式与内蕴。显而易见，在缺乏一定的科学文化积累，处于相对历史蒙昧期的先民那里，能有意为生者染红饰物、为死者抹撒红粉，就不只是对红色的生理感受了，而是有着充分的神话巫术礼仪符号，尽管附着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种种神话巫术礼仪为流逝的时间所风化所剥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似乎可以说，在我们的原始先民那里，一切观念的获得都需要在生活直觉中条件反射般地萌生，而这种种观念从萌生到相对定型成为一定的认知模式，大约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历程。让我们神驰远古，心游万仞，猜测和想象那石器时代种种可能的感觉与思维模式吧：

也许是一次无意中发现，是熊熊火焰让腥臊难咽的肉食突变为香味四溢的美味佳肴，人们便震惊于火红色那神异的功能和独特的魔力；

也许先民在寒夜感恩于火光那红艳艳的温暖与明亮；

也许因点燃火把或篝火，顿使得一些令人恐怖的动物惊慌逃匿，人们从而悟出了红色呵护的功能和非凡的威力；

也许在为生存而出击的狩猎或战斗过程中，石掷棒击使得兽血喷溅或敌人血水成河，那刺激的红色自然意味着恐怖威胁的解除、胜利的获得、安全的预告、生存食品的保障，特别是成为自己可炫耀的英雄胆略与力量的验证；

也许在无数次新生儿临盆的血光中，人们看到鲜红色与新生、与生命的期待、与未来的寄托如此浑然一体而密不可分；

也许血液流出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结束，那红色便可能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与显现；

也许在原始先民看来，能够推走黑暗恐怖的夜晚，迎来令人眼界开阔行动自由的白天的，就是那初升的红彤彤的太阳。红色不就是光明的使者，自由的开路者么？或者因感激太阳的恩惠，想直观太阳的形象，寻觅太阳的秘密，谁知仰望而不可逼视，而闭着眼睛如此真切而鲜明地感觉到那红色的明亮与辉煌！

甚至从山顶洞人那为缝缀服饰而创造的骨针中，可以想见先民们有意保留兽皮上的血痕，以红色象征自己拼搏的勇敢和血战的业绩；

也许在山野游玩中那花朵鲜艳的红色有着醉人的芬芳，特别是那说不出的亮丽与美感；

也许到处采拾野果的先民在反复品尝中发现，许多青绿的野果往往苦涩，而一旦染就红色就香甜可口，成为填充辘辘饥肠的美味佳肴了……

由此看来，红色并非静态优雅的色彩观照，而是近乎终极关怀般笼罩着生命的全部内容。仿佛天地自然与山顶洞人全方位对话的象征与暗示，也许在丧葬之仪上红色便成为最为庄严丰厚的祭献与赠礼，也许因之带来的恰是狂热奔放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也许这些猜测难以坐实，即使后世还有红太阳崇拜之类的神话作为延伸和补证。但无可怀疑的是，在那鸿蒙之初，在那地老天荒的年代里，我们的先民对于红色就有了串通生死两界、覆盖生活全部内容的神秘感受。显然，理性思维自不能承担这一文化创造任务，只有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参与策划运作才能顺理成章。

对此，李泽厚从文化哲学意义上论述道：

> 追溯到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

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特定的人类（社会）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是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2)

是的，虽然说这里曾有过的原始先民神话巫术礼仪等神秘"软件"杳然无存，但那赫然在目的出土文物——那一个个"硬件"却响亮地提醒世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红色崇拜的文化基因在这里开始孕育了。这无疑可视之为中华民族横穿东西南北纵贯古往今来的红色崇拜之源。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的起根发苗呢？尽管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它仿佛天边一样遥远，仿佛月色薄雾那样的朦朦胧胧，而且处于那么不起眼的萌芽状态。

二、夏商二元对立：尚黑尚白

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证实，夏代以黑色为尊，商代唯白色是尚。

夏文字虽不可识，但夏文化的代表龙山文化出土陶器，却以黑色最多最精美而被人称为黑陶文化。《礼记·檀弓》明确指

出："夏后氏尚黑"。《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文献也有类似的说法。墨子及其弟子尊夏禹行夏道，衣服全然黑色布料。韩非子说禹在木制饮食器、祭器外而涂漆，自是尚黑观念在生活领域的全方位坐实。至于商代，则色彩迥异。《王制》有商"缟衣而养老"的记录。缟衣即素白之衣，用它来作为尊老养老的表示与象征，显然非尊贵之品不足以承当的。《吕氏春秋》更明确地说，商汤之时，"其色尚白，其事则金"云云。

尚黑尚白的依据何在呢？崇尚理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过："白色是眼睛的张开，黑色是眼睛的闭合。"据此，是否能从某一角度理解白色是对白天的印象，而黑色是对夜晚的感觉呢？其实沿着这一思维模式，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文化视野的角度说得更为深刻而简洁："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的产物。"(3)例如夏代崇尚黑色，虽与山顶洞人相比有着历史性的进步，但要使对某种色彩的崇尚成为一代共识，那也应与后者一样，有着大量的生活实感引起社会群体条件反射般的直觉愉悦，然后才能在近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来回摆荡，在联想与感悟中产生神话玄思式的内蕴。

能不能这样设想：也许华夏民族此际渐渐由山林草甸的游牧转变为依恋黄土田禾的农耕，那么原始苦焦的奴隶式劳作，使得夜晚的降临才能戴月荷锄归，这黑色岂不是意味着休息与安逸吗？想想《诗经》中夏民歌诅咒太阳的句子吧："曷曰丧，吾与汝偕亡！"古代农耕是一种自然光照下的劳动，劳动的繁重使得对太阳如此恨之入骨，而从情感反弹的逻辑一旦倒转过来，那么对于黑色喜爱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必然？

也许在游牧转为农耕的环境下，土地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在先民们看来，那土地有了黝黑黝黑的颜色才是潮湿肥沃的土地；特别在刀耕火种的方式下，那烧荒造成的黑灰堆积层愈厚愈黑面积愈大，则必然导致收获愈多，那么，黑色岂不意味着粮食的丰收和生存的保障?

也许承传了原始人对于夜晚恐怖神秘的种种感受，进而为了征服而去认同皈依黑色，使之成为图腾的色彩？固然从理性角度讲也许是黑色易染耐脏，但在华夏先民那里，似也有黑夜崇拜的延伸衍化的味道。黑夜在智慧初蒙的先民那里会带来恐怖，但在黑色恐怖氛围的笼罩下又会使一切单纯而神圣。而与夜色认同，穿着黑衣自是最佳的选择了。

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家庭的出现则是黑色崇拜的形成最为重要的因素。夏代作为一个从原始公有制破壳而出的私有制朝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最小的单位已由群居的部落变为以夫妻为轴心的小家庭，婚姻制度也由群婚、对偶婚裂变而为夫妻婚姻。但这一影响深远且触及改变每一生命个体生存方式的新婚新嫁模式，作为一种社会转型远非后世那么浪漫与优雅，而是更多的野蛮粗放的抢掠与征服。“婚”古字为“昏”，正是结婚定时为黄昏的写实；“娶”古字为“取”，会意字，耳是耳朵，又为手，只手拧着耳朵恰也积淀着男性抢婚征服中霸道无礼的文化密码。可以设想，当处于整个社会中坚力量的男子群体都在为抢婚费尽心力的时候，夜的色彩无疑提供了有效的遮掩与保护的屏幕。黑色在这里成为建立家庭的美好前奏。对一个处于自我崇拜期和求偶期的男子来说，黑色便成为企盼的对象，它已是幸福即将降临的预告，是理想融入生活的重要条件。我们从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亦可看出这一氛围

感：

如郑玄注《周礼》说："古娶妻之礼，以昏为期"；

《仪礼·士昏礼》："主人爵弁，缫裳缁衣，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者，执烛前导。妇亦如之"；

而且不用音乐。《礼记·郊特牲》："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

不仅时间定在黄昏时分，届时新郎及其随从均穿黑衣乘黑车，新娘亦从黑车，仅用微微的蜡烛之光引路照明……其实无论稍后的礼乐规定将这一过程重新阐释，但着黑衣乘黑车，又不举乐，没有张扬狂欢的举动，静悄悄地，靠着漆黑的夜色掩护，不是抢婚是什么？黑色的重要性在这里才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了。

是的，家庭的出现是原始部落解体夏王朝确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从而成为夏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而这一因素构成了黑色崇拜的最为丰厚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础。想想看，人们白天四处奔波与劳作，只有夜晚家人才能相聚，这夜的浓浓黑色岂不是象征着天伦的乐趣与温馨的氛围么？再说当时驯化的动物主要是猪，而只有猪的大量饲养和拥有，小家庭因这一生活资料才能存在下去，"家"字的奇特创造与构型（宝盖下面一豕——会意字——屋宇内有猪才能成家），正彰示了这一远古的生活情态和文化心理。夏代不仅是龙图腾，而且也多猪图腾甚至熊图腾。特别是早期玉器龙饰因头部猪形而被人们称为猪龙，就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联想空间。这里，且不说神圣图腾的联想与憧憬，仅从生活实用的角度而论，猪的黑色是否条件反射般地唤起着生活有所保障的拥有感和愉悦感，或者径直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